

第六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课,清华北大等校名师讲授文史哲课程

# 甘阳:现在的年轻人看不起父辈

“你们年轻人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你们每天都认为自己要比父辈高明,其实你们每天都要比前人愚蠢一百倍。”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的一番“重话”,成了本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幕演讲的重头发言。由中国文化论坛和清华大学合办的第六届通识教育讲习班昨日正式开课,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等名师,将在6天里陆续登上讲台。

## 甘阳 通识教育核心是延续传统

作为讲习班的创始人,甘阳谈到通识教育便回忆起自己的读书时代,“我们这批人文革结束后上大学,读研究生,虽然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交流,但却知道彼此都在接续某一种东西,某一个传统,大概就是那些老先生,比如杨绛先生的传统。”但他从

美国回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却是如今传统不见了,每一代人都自成一统。他认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延续传统,“假如每天都没有延续性,都只在诞生新的东西,那就是没有生命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必须要存在于某种延续当中。”

## 张旭东 教我们如何打开人生大书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曾在第四、五届讲习班教授课程《启蒙的辩证法》和《史记·淮阴侯列传》,常年的外国教学经历让他对美国的通识教育发展很熟悉,“在美国本科中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常态化、日常化的教育。”他说,在美国初入大学的本科生会在学者的带领下第一次真正深入地去细读一个经典文本,通过一学年的课程安排与训练,不论

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会透过这种阅读为日后的学业与思维发展打下基础。“批评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用一种理论对一个现象进行分析而已,而是要学习怎样通过阅读来对周遭问题、生活现象甚至我们所在的城市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文本,就像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本大书一样,通识教育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打开这本大书”,张旭东说。

## 强世功 教学生互联网上学不到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谈到了大学功能的变化,在一个全世界的知识都在拼命散布的时代,大学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大学的围墙已经推倒,大学仅仅告诉学生知识是不够的,这也是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理念,我们不需要告诉学生那些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的知识,我们要传授的是只有通过课堂和老师的引导、讨论才能获得的知识。”

而在一个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的环境中,通识教育中共通的东西又是什么?强世功认为这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

希望在专业教育下搭建一个共通的平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奠定共同的文化基础。”

《经典通识讲稿》一书昨日也在讲习班开幕式上首发,本书由前五届的授课学者根据自己的讲课内容写就,共计两辑十册,由三联书店出版,内容包括甘阳的《〈僭主奥狄浦斯〉讲稿》、王绍光的《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朱鸿林《〈明儒学案〉选讲》、汪晖的《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王铭铭的《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等。



甘阳在本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发表开幕演讲。

图/主办方提供

## 甘阳:你不能在空洞的微博上发现自己

主  
办  
者  
说

……

我们所提倡的通识教育课程是“中文经典文本研读”,它当然不是唯一的东西,但这其中有一个读书心态的问题,就是要克服快餐阅读心态,能够慢下来,你才是个读书人。你静不下来,就不会思考自己,想的都是外在的东西,你不能反观自身,就不能独立思考。除去经典文化,我觉得环境科学、地理

科学与生命科学也应该成为共同的知识。

现在的孩子希望自己可以做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在不读书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不是在玩了几年之后再进行选择,这个选择必须是在非常严厉的读书的要求下才能做出的。我断言你不可能在空洞的微博上发现自己,在那种极为躁动的心态下你不可能认识自己。

有了这种通识教育,大家才会有沟通的基础和背景,在文化上达成共识,这样我们的分歧和争论才会有意义。这样的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我并不悲观,真正的变化并不需要很多人,现在讲习班办下来已经有1000多人参加了。下届我在想可能就不做了,有这么多人难道还不够么?只要他们真正读书,真正去做,就一定能够改变。

## 通识教育

名  
词  
解  
释

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所谓通识,是指跨学科界限的、学生应当掌握的人文知识与素养。2007年中国文化论坛和清华大学合办了“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此后每年都会在网上发布招生启事,凡志在推动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实践者均可报名申请。

本届开设的课程有:李学勤主讲的《史记·夏本纪》、张祥龙主讲的《尚书·尧典》、陆建德主讲的康德作品《台风》和《间谍》、刘小枫主讲的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王庆节主讲的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

## 中间代 作家自认 被遮蔽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昨天下午,“代表作:TA们来了——中间代作家见面会”在德胜门字里行间书店举行,作家阿乙称,自己和其他大部分70后作家被时代遮蔽,柴春芽则抨击现代汉语很粗糙。

## 阿乙:70后作家没有被重视

阿乙曾获得今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也是铁葫芦图书近日出版的《代表作·中间代》《代表作·新女性》两本短篇小说集的策划者。在昨天的活动中,他大吐苦水,“我自己写作一直到34岁才发表处女作,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很艰难。跟我一起写作的阿丁比我大四岁,他的第一本小说《无尾狗》还是今天才出来。所以我想,是不是前面的人把路给堵死了。后来一想,是整个时代有意识地遮蔽我们这一批写作的人,只有冯唐孤军奋战打开了市场。也有很多有才气的70后作家,虽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甚至得到了发表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被人重视。”

阿丁称,《无尾狗》2007年就已经完成,但出版不顺,几年来遭遇多次退稿,自己修改了七八次,“加上编辑帮我打磨,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东西。”

## 柴春芽称现代汉语很粗糙

除了阿乙和阿丁之外,任晓雯、巫昂、柴春芽、冯唐等人均出席了昨天的活动,在论及各自喜欢的作家时,6人之间没有重合。任晓雯称自己喜欢福楼拜冷静客观的写作方法和不动声色的能力;阿丁喜欢的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和福克纳;柴春芽喜欢的是司马迁、马尔克斯等。

在现场提问环节,柴春芽回答关于对文字好与不好的定义时称,“我们用的现代汉语是有毛病的……东方语言天生不具有精致准确的功能。我们现在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必须要对语言的精确、精准进行斟酌,所以我现在放弃了虚构的写作,而转成了非虚构写作,希望用一种特别精准的语言,结合哲学的逻辑界定语言去写作。”